

## 周坊茶缘

张毅

一湾澄澈如碧的春水，将小山环抱着，也将茶园环抱着。我们站在茶园间，张开双臂，迎接微风细雨，也不知是我们拥抱了山水，还是山水拥抱着我们的。

这是一场起意仓促的文学之约。

周三晚，我们几个朋友相约一起探讨文学，临时提及四月份的文学采风活动。我提议去均楚镇，云朵查看日程，表示只能安排到本周日。

只有三天的准备时间，于是我们紧锣密鼓地安排各项事宜，对接的对接，通知的通知，报备的报备，统筹的统筹。作协的朋友们看到通知，也是积极报名，那长长的接龙，有如淋了春雨，一夜之间便长到了二十几位数。

周日临行前，妻子问，“天气预报说今天下雨，你们还去？”“这是约定。”我没有半分迟疑地回答妻子，“有风就听风，有雨就看雨。”

我们如约出发，沿着淞江向西而行。一路上，那隐约的青山，葱茏的绿树，无不见证着我们急切而又奔放的心。丝丝细雨像个调皮的孩子，从天空的云层跳跃下来，钻进我们的车里。

来到周坊，镇镇长和茶场老板何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望着眼前全是绿色的青山、茶园、碧水，我们仿佛走在春的世界。在二人的带领下，我们徒步走上茶园背靠的不知名的小山。因为有雨，茶田的茶叶更显青翠，颗颗水珠从嫩绿的芽叶上滑落，这哪里是天上的水珠，分明是芽叶的最清新的心泉。我俯下身，小心地亲吻着这叶上的珠儿，便吻到了最柔软的心间。

站在坡顶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群山环抱着周坊水库，水库也环绕着群山，群山宛如一只深青的玉碗，碧水恰似玉碗中的翡翠清汤。那清汤的绿意是鲜活的。映衬着群山的部分呈墨绿色，映照半空的部分呈天青色，至于水与天、天与山、山与水相接相融的光泽，又岂是我一个小小的人类所能描绘得出来的。我除了感叹造物主的伟大，便只能静静地珍惜这眼前的恩赐了。

作协的朋友们像孩子一样，蹦着跳着就进了茶园。我与镇长还有何总在茶田边的桂花树下边喝茶，一边闲谈。

竹芳茗茶茶园，又名何阳生态农业园，由何总的父亲省劳模范何立军先生于2001年开创，园区面积300余亩，总投资近千万元，主要生产毛尖、绿茶、红茶、山茶油以及原汁蜂蜜等。茶园依山傍水，气候相宜，其产品香味醇厚，得到广大客户赞赏，并获原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同志亲笔题词“竹芳毛尖”。

通过闲谈得知，何总曾在海外留学，学习商贸，学成后归国返乡，创办了湖南何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。周坊村原是省级贫困村，当地村民人均收入不过千元。公司的创办，为附近100多名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。

谈到茶园的创办，何总还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插曲。他说，“这里原本是计划办一个砖厂。其实我们这里，办砖厂的投入和效益，要比办茶园好得多。”说罢，他指了指眼前的茶园，眼中尽是一片闪亮的光。

我万分庆幸，不然哪有我们今天的茶缘。我甚至不必再问何总归国创业的原因。

他乡纵使千般好，怎及故园一片青。望着远处的青青茶园，自由飞舞的蜜蜂，散养闲逛的土鸡，在茶园里辛勤劳作的人们，还有肆意欢笑的作家朋友们，这是怎样一幅生动而和谐的山水人文画卷？

看着他们，我仿佛看到了几千年来朴实善良的劳动人民。看着他们，我更是看到了一条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。

这时，一直忍耐着的老天爷终于打开了闸门，大雨瓢泼而下，又给这绿意葱茏、春意盎然的天地间，洗出一抹更亮更青的颜色。

这天地仿佛一个大茶壶，我们就是这壶中的茶叶，雨水就算是其中无根的茶水了。经岁月的煎熬，又将煮出什么样的人间美味？

我不得而痴了，心中念念有词：如澄碧水映春浓，偏爱其间最嫩丛。天地为壶煎翠色，诗情更与意朦胧……



炎帝陵景区

## 株洲文脉

# 从《陪祀炎陵纪略》看清早期炎陵祭祀细节

王禅

### ●祭祀大典与归途

队伍于九月二十九日抵达康乐乡，九月三十日的主要活动是“瞻陵习仪”，即熟悉祭祀流程、检查准备工作，并稍作休整。

正式的祭祀大典定于农历十月初一拂晓开始。仪式结束后，已近中午，祭官们更换衣冠，撤去仪仗（“易衣冠”“撤舆从”）。用过午餐后，来自衡州的主、陪祭官与酃县当地的陪祭官便开始踏上归途。

根据《纪略》所述“计程五百，计日一旬”，整个祭祀活动（从衡州出发至返回衡州）前后共历时十天，往返总里程约五百里。返程耗时五天。

### ●《纪略》中的祭祀细节

谢允文的记述，为我们揭示了清早期炎帝陵祭祀的诸多细节：

祭祀日期的选择：古代祭祀的具体日期往往记载阙如。但《纪略》明确记载康熙三十六年的祭祀大典在农历十月初一举行。十月初一是中国传统“寒衣节”，亦称“祭祖节”，是三大祭祀节日之一。这天被视为入冬之始，民间有为先人送寒衣、祭祀的习俗。结合其他零星记载（如雍正、乾隆年间告配享国丘礼成的祭祀，时间推算可能落在清明或中元节前后），可以推断，明清时期官方的重大祭陵活动，很可能有意选择在清明、中元、寒衣节这些重要的传统祭祀节点举行，这既符合民间习俗，也体现了官方礼制的考量。

祭官的斋戒：古代重大祭祀前，官员需进行“斋戒”，即沐浴更衣、清心寡欲以示虔诚。斋戒分“致斋”（内宿三日，集中精神）和“散斋”（外宿七日，停止娱乐、禁绝荤腥）。忌口方面主要是禁食葱、蒜、韭以及牛羊肉等有辛味、膻味的食物，以防秽气亵渎神灵。但《纪略》中提到，祭官们抵达安仁县城当晚（属正式庆典不足四日），参加了官方宴请，席间“酒阑灯地，追讲往事”，似乎并未严格遵守斋戒期间禁酒的要求，甚至可能食用了荤腥。这反映了礼仪规定与实际操作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。

交通工具：从京城来的钦差及随员（包括负责翻译满汉文书的笔帖式）抵达衡州，主要依靠水路，经京杭运河、长江、洞庭湖、湘江，乘坐官船。抵达衡州后，改为陆路前往炎陵。高级官员如钦差某可托（正四品）、陪祀官谢允文（从五品）乘坐官轿（“舆”），需配备多组轿夫轮换。其他较低级别的陪祭官员（如耒阳、常宁、安仁等县的教谕或训导）和笔帖式等随员则主要骑马。祭祀结束后，从炎帝陵返回至涑水边的桥头渡（今斜滩渡附近），则改乘一种装饰精美的官船（“画舫”），顺流而下约三十里，再登岸换乘轿、马返回。这既节省时间，也减少了人力消耗。

途经县城：由于清代衡阳县、清泉县（后设）的县衙均设在衡州府城内，祭祀队伍从衡州府到炎帝陵，陆路经过的唯一县城是安仁县城。队伍抵达酃县境内后，通常直接南下至炎帝陵所在的康乐乡，一般不绕道经过当时的酃县县城。祭祀完毕后，若无他事，也多直接原路返回。

祭后汇报：祭祀完成后，主祭官需返回京城向皇帝和礼部汇报情况。谢允文称赞某可托的汇报文书不仅恪守“朝廷典故”，还能“延访人物山川，考证古今事变”，体现了其深厚的学识和务实的态度。某可托在祭祀期间还留下了《丁丑奉命至炎陵》《大祀礼成》等诗篇，被谢允文誉为“鸿篇杰句”。当然，最令谢允文感到荣幸的是，某可托在给皇帝的奏报结尾处，按惯例将他的名字列上（“列名简末”），这在当时被视为极大的“荣宠”。

谢允文的《陪祀炎陵纪略》，以亲历者的视角，为我们保存了清代康熙年间一次完整的炎帝陵御祭活动的生动记录。从祭祀缘起、具体日期、祭礼仪程，到官员的行程、交通、食宿，乃至沿途风物和官场细节，无不纤毫毕现。

这篇三百多年前的珍贵文献，不仅是研究炎帝陵祭祀史、清代礼仪制度史的重要依据，也为我们今天传承和弘扬神农文化、讲好株洲地方历史故事，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素材。其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信息，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与珍视。



## 云阳山记

曾志田

云阳山的雾是活的。清晨推窗而望，总见它在檐角打转，像头老牛在反刍夜里积攒的露水。这座山认得每个晨起的人，樵夫的柴刀在青石板上敲出火星，卖豆腐的扁担吱呀摇晃，它们都化进雾里，融为山的呼吸。我最爱倚着后门看雾从紫云峰蜿蜒而下，先是漫过老君岩的鼻梁，再浸透张良试剑台凹凸的剑痕，最后伏在南岳宫的红墙根，舔舐香炉里未烬的星火。

道观后院的石阶足有九十九级，每层石缝都滋生着苔藓。守观的老道士姓谭，额骨上飘着两团酡红，自说是年轻时喝多了山洞里的野茶。他总在第五十三级台阶处停脚，说这阶石里嵌着明朝的铜钱，“那年修葺道观的工匠，用铜钱量过阶石。”他的道袍下摆永远沾着草籽，走着路来像棵移动的蒲公英。有回我见他蹲在古茶树底下，对着蚂蚁说话：“你们往东边搬家罢，要落雨喽。”茶树枝桠间滴下的光斑，在他背上织成件碎金袈裟。

山腰的紫云寺钟声比别处要慢半拍。和尚总在申时三刻撞钟，浑厚铜音贴着山壁滚下来，常惊起岩缝里的鸱鸢。去年清明，我在放生池边遇见个采药人，竹篓里盛着石斛和七叶莲。他指着池中倒影慨叹：“瞧这水纹，恍若太始年间炎帝种五谷时的犁痕。”叙述方知，原是山下茶铺的账房先生，年轻时在长沙码头扛过麻包，至今右肩仍比左肩低垂三寸。

老君岩的鼻孔能装下整个春天的雨水。岩石褶皱里长着野兰，根须像老人手上的青筋。相传张良在此挥剑试锋，剑气削去了半块山崖。我曾亲见那道赭红石罅，清泉沿着千年剑痕滴落，叮咚声里恍惚有楚汉相争的马蹄。如今石缝里生着簇簇虎耳草，叶片银斑闪烁，恰似未拭净的剑光。

南岳宫门前的石狮被香火熏成了赭褐色。母狮掌下的小狮子失去左耳，说是民国廿三年（1934）闹饥荒，游方石匠剥石换了三升糙米。檐角的铜铃已经锈死，风过时只余沉闷嗡鸣，倒是山峦在沉沉打鼾。正殿梁上垂悬“雨顺风调”的匾额，漆皮剥落处隐现“嘉庆六年重修”字样，墨色淡如隔世窑垢。

山脚下茶田总在谷雨时节悄然苏醒。采茶女的绛红头巾比云彩还艳，纤指在芽尖上跳跃的姿态，恰似蝶舞翩跹。嫩叶落进竹篓的声音像细雨叩窗。茶农家灶屋的烟熏土墙上，烟熏的痕迹层层叠叠，还留着道光年间的茶价。我曾见老茶翁用陶罐煮水，火焰舔舐罐底，水沸时总要念叨：“这是炎帝尝过的百草汤啊。”雾气漫过他的白眉，恍若远古的烟云重临。

古驿道的石板被岁月磨出了包浆。某处凹陷特别深，据说是昔日骡马驮盐留下的蹄印。路旁歪脖松的枝杈间，垂挂着褪色的红布条，都是还愿人系上的念想。有回遇见个戴斗笠的老汉，他指着松树北侧的刻痕：“昭和十六年（1941），日本兵在这里量过树围。”树皮早已愈合，只留下道浅疤，宛若被山风磨蚀的轍痕。

紫云峰顶的乱石堆里隐藏着口废井。井沿的青砖上生着地衣，砖缝里镶嵌着半枚铜镜。守林人说这是宋朝皇冠的执镜，镜面尚能映出晨起梳妆的朦胧光晕。俯身细看，只见井水漾着云影，倏忽有山雀掠过，啄碎了千年前的胭脂色泽。

半山亭的石凳永远留着余温。樵夫们在此歇脚时，总爱把烟锅灰磕在亭柱裂缝里。缝隙中钻出几茎野菊，黄花上沾着烟味，像被香火供奉的山神。某日暴雨突至，我在亭中避雨，听见雷声在群峰间弹跳，最后跌进深谷，化作风吹过松林的阵阵松涛。

山溪在罗汉涧前拐了个急弯。水中透明小虾，老辈人传说它们前世是未得道的修士转世。洞口石壁上镌刻着“云阳福地”四字，落款被苔藓吃了半边。放羊娃常在此处吹木叶，曲调里带着水汽，能唤来溪边饮水的鹿子。有次见他与小鹿对视，童子的黑瞳和兽类的金眸里，都映着同一条溪流的粼粼波光。

如今我常在望仙桥头看山。青石缝里长着几茎野艾，叶片背面蜷缩着前朝月光。拱背上长着一簇石韦，叶脉里淌着秦汉的雨水。挑夫们沉重的脚步震落桥缝里的陈年积尘，那飞扬的尘埃中，或许混着张良的剑灰、炎帝的谷壳、女冠的脂粉，以及无数无名先民的叹息。山风起时，万千往事如茶末在光阴陶壶中沉浮，最后都化作云阳山的一声叹息，轻轻落在采茶人潮湿的鬓角。

桥下溪水驮着碎瓷般的云影，流向山外时总要打个旋儿，仿佛舍不得岩壁上那些未干的传说。此刻细雨掠过茶田，嫩芽在雨中舒展成史册的卷轴。老茶农的陶罐仍在沸腾，熬煮着炎帝血脉里未冷却的余温。石桥在暮色中渐渐发亮，像柄横亘时空的古剑。那些被脚步震落的尘埃悬浮空中，一粒是云阳山初生的啼哭，一粒是义帝建都时的夯歌，更多的则在暮霭里聚合成茶陵的轮廓。采茶人俯身采摘的刹那，整个湘东的往事都从她鬓角滑落，溅起的不是露水，是楚地苍苍的春秋。

远眺云阳山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 
yzhy83@163.com